



记者节——我们在路上

傅纪元：为你带来“官方消息”

□本报记者 娄刚/文 禹舸/图

11月3日早上8点20分，晚报记者傅纪元开完晨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盘点了一下当天上午的采访安排：“教育局、档案局今天都有事儿，得往新城区跑一趟。然后回老城区，开源路有个小区的市民投诉环境脏乱差。”

傅纪元是晚报的“跑口”记者，所谓“口”，就是记者所负责报道其新闻的领域，也叫“线”。晚报大部分记者都有自己的“口”，傅纪元的“口”主要是城建、教育，这两个“口”事务繁多，因此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跑口”记者。

将近9点半，傅纪元和记者赶到市教育局6楼师资培训科，了解该局在全市进行中小学教师师德入档管理的新举措。采访完毕，收好文件，他起身告辞，并对记者说：“再到其他科室看看。”然后从6楼到5楼再到4楼，他挨个儿走访了各业务科室，其间，电梯里、走廊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科室里的工作人员他也都很熟，有的科室他只是探头问一句，一听没啥事儿就走了。有的则多谈两句，询问他所关注的事情进展。这种熟稔、身为同事，记者不免有些羡慕，在记者看来，他拥有成为一个记者所应有的“天赋”——没有距离感。

10点多，傅纪元带着记者赶到市档案局，采访原国防部长曹刚川影集入藏档案馆一事。接待他的周万庭局长不仅介绍了曹刚川影集入藏档案馆的前前后后，还详细介绍了



傅纪元(左一)在市档案馆里采访

市档案局的最新功能。傅纪元一一记录的同时延伸了采访内容，随周万庭到一楼档案馆实地观看，了解鹰城名人向该馆捐赠档案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也是晚报特别重视的、对读者有服务性的信息。”傅纪元说。

从市档案局出来，按原计划我们要回开源路去采访一小区卫生脏乱差的情况，傅纪元对

记者说：“得拐个弯儿，刚接到电话，去市住建局一趟。”该局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开展的“全民城管”活动的最新情况出来了。

忙完，在回去的路上，傅纪元说起了他跑“口”14年的感受：“通常各单位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但记者要报道读者最关心的内容。”

记者的坚持：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记者 樊建伟

2011年9月26日，获悉汝州籍6名船员在索马里遭海盗劫持，次日《6名汝州籍船员索马里遭劫持》在本报发表。此后一年里，我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2012年7月18日，当我从外交部网站获悉被劫持的6名汝州籍船员被中国海军护航官兵营救后，从中原腹地到大洋彼岸，我立即开始了搜寻一切和被救船员有关的信息——

2012年7月19日，新华社刊发汝州被劫持船员获救消息，本报在当日《今日关注》版即刊发了我采写的通讯《他们被海盗劫持之后……》，介绍了汝州被劫持船员家属一年所经历的痛苦煎熬和磨难。

7月23日上午，当得知被劫的船员在第二天到达北京时，我和两名实习记者同船员家属一起赶往北京国际机场。7月23日晚上10时许，采访组登上了K184次列车。

焦急等待 网吧写稿

7月24日上午11时许，列车到达北京西站。当天下午2时许，我们到达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和船员家属一起在接机口等候。

由于外交部只允许新华社和央视两家媒体在机场贵宾室采访归国船员，我一直没有获得船员从接机口出来的准确信息，只好四处奔波寻找。

下午4时30分许，当被劫船员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家属快步奔上前去，与他们紧紧拥抱着，失声痛哭。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了19个月后，6名汝州籍船员回到了祖国，见到了家人。船员和他们的亲属一起在航站楼前合影，我用相机记下了这劫后重生的一刻。

晚上7时许，采访组和船员家属一起赶往北京西站。由于急于上传稿件，顾不上吃晚饭，我们在北京西站附近找了一间网吧，就开始忙碌起来。

晚上8时55分，一篇《被劫19月，再见爹娘泪花流》的消息配图片顺利完成，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

安顿家属 凌晨完稿

传完稿子，由于被劫船员已坐上由政府事先安排好的动车返回汝州，在北京西站等候的船员家属早已不耐烦了，不时地催问我何时回家。

由于正值暑假，当晚返程的车票早已销售一空。听到这个消息，一些家属开始埋怨我。我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并多方联系帮其购买了第二天的车票，总算让家属安心下来。

因为第二天在车上无法回稿件，当晚我必须把船员回家的长篇通讯赶写出来。此刻已是晚上11时，我还没有找到落脚之地。1个小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宾馆，我还是第一时间掏出了采访本连上网线写稿。

凌晨4时，一篇近7000字题为《回家，啼血真情万里路……》的通讯终于完成。此后，我又采写了12000多字的长篇通讯《570天，海盗枪口下的日子》在本报发表，出色地完成了报社领导交给的系列采访任务。

杨元琪：在磨炼中成长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张鹏/图

11月4日上午8点，吃过早饭匆匆收拾好东西，亲亲熟睡的孩子，跟妻子交待一声后，杨元琪骑着摩托车赶往卫东区优越路街道地质社区采访。

当天，地质社区的“帮一帮工作站”正在举办做好事有积分、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

●“磕磕绊绊”的采访路

2011年年底，平顶山日报社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大学毕业后、学习新闻专业的杨元琪报名参加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如愿成为《平顶山晚报》的记者。

“原来只想着学习新闻专业能锻炼一下自己的文笔，将来会从事政工一类的工作，没想到会当记者。”杨元琪说，他刚开始当记者时“如履薄冰”，“总担心出错，写完稿要看好几遍”。

“当时，我主要是采访热线投诉。有一次采访湛南路一家饭店不开发票的事，被投诉方不但拒绝接受采访，还对我进行威胁。”杨元琪说，想到自己的职责，他还是排除干扰，坚持完成了采访任务。

“这类事每隔几个月都会遇到一次。”杨元琪说，时间长了，对类似事件就有了应对经验，“记者不是替哪一方说话，而是要及时反映读者呼声，客观报道事实真相。”

除了投诉，记者还要时刻绷紧采访突发事件这根弦，遇上的车祸、火灾……都要赶赴现场采访。

今年9月底的一个周末，杨元琪和妻子在和平路步行街逛街，“当时妻子已经怀孕9个多月，快生了。”走到和平路与中兴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商场浓烟滚滚”，他交代妻子到车上等他后，就匆匆去了现场，“采访了一个多小时，回到车边时，才发现妻子扛着大肚子坐在路边吃汉堡，原来我忘了把车钥匙给她。其实当时采访现场离她也就一百多米，



杨元琪(右一)在采访社区工作人员

但她怕影响我，一直坐在路边等着。”说这话时，杨元琪的声音明显有了一些变化。

作为记者，大事不能拉，小事不能落。家属院停水数日无人管、下水道堵塞无人疏通、垃圾无人清理……每天他都要为这些小事奔波。“每当看到一件事情在我的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或者接到市民的感谢电话时，我觉得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是值得的。因为‘百姓的事无小事’。”杨元琪说。

●记者的使命

“刚入行的时候，有位新闻界前辈曾说：一个合格的记者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正确的价值观去揭露社会阴暗，弘扬人间正义。这也是大多数普通民众对记者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不过在实际采访过程中，由于采访的内容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杨元琪说，尽管如此，每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冲破阻力，写出一篇好稿子的时

候，内心的愉悦还是无以言表的。特别在社会上听到民众的肯定和支持，一些不良现象有所改观，一种成就就感油然而生，“这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魅力所在。我觉得记者这个工作更多的是责任，能尽自己的力量为大家做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休假中仍在采访

杨元琪今年26岁。近日，由于妻子生孩子，他正在家休护理假。“虽说是休息，但有采访任务，作为记者我总不能熟视无睹吧。”在地质社区，记者见到他时，他乐呵呵地说。

在采访现场，寻找做好事兑积分的居民、采访社区工作人员、查看居民的积分情况……只见他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活动持续到10点多，他也忙到10点多才结束采访。

回家之前，他又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中午想吃什么，我买点菜顺便带回去？”得到妻子的答复后，他又匆匆赶往菜市场。